



都市

酷情

——新爱情小说荟萃

邱华栋 赵凝 等著



都市情

——新爱情小说荟萃

邱华栋 赵凝 等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市酷情:新爱情小说荟萃/邱华栋等著. —北京:
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1. 7

ISBN 7-5059-3845-2

I. 都… II. 邱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8482 号

书 名	都市酷情——新爱情小说荟萃
作 者	邱华栋 赵 凝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 军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永清县永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224 千字
印 张	10.1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115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845-2/I·2963
定 价	17.00 元



目 录

- 1/ 邱华栋 波浪·喷泉·弧线·花园
57/ 赵 凝 生命交叉点
115/ 狗 子 飞 了
143/ 丁 天 告别年代
211/ 洪 烛 城市蛙人



波浪。
喷泉。
弧线。
花园

邱华栋,男,1969年生,河南西峡人。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。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,著有长篇小说《城市战车》、《夜晚的诺言》、《蝇眼》,小说集《别了,十七岁》、《把我捆住》、《城市中的鸟群》、《哭泣游戏》,诗集《花朵与岩石》,随笔《城市的面具》等。《公关人》获《山花》文学奖,《手上的星光》获1996年上海新市民小说奖。现在中国工商时报社任职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第一章 波浪（独白）

“我看见了那波浪，”张丽说。“可它并不是海中的波浪，它像海浪，但它是沙子的波浪，一波一波从一些沙丘上向前涌，向铁路这边涌来。”

“它是城市喷泉，是城市嬉水乐园中的小波浪，我就泡在里面，我喜欢这类人工波浪，它像无数个湿润的小手指抚摸着我的身体，我觉得我很舒服，我的身体非常棒。”徐天心说。

“不，它不是沙之波，也不是游泳池中涌动的人工波。它是一种声波，当我站在舞台上向下看，我看不见他们，他们只是黑压压的一群，他们像是某种死灭的星星，他们的嗡嗡声，他们鼓掌或是向我喝彩时像是波浪涌动。过去我害怕这类波浪涌动，但是现在我非常喜欢这种波浪的涌动，使我感到我像是站在波光上前行。”方可欣说。

“但是波浪是不存在的，如同一切直线都可以被分解成无数个点。波浪也是这样，它由一些小浪花构成，是真正地涌动着却又从不存在，如同我看见整座城市中的人，他们就是波浪，从早到晚，这人的波浪涌动在每一片街区



却从不停歇。”胡岚说。

“什么是波浪？我只看见我内心的波浪，或者我把波浪设计在我的服装图案中，我从来也不喜欢各种真实的水波、沙波、声之波。我喜欢看见我内心的波浪，只有人的内心才是真实的，我凭我内心的波浪的起伏来生活。我看不见其它的波浪。”服装设计师梁盈说。

“我是个护士，可我很怕血，很怕一切水波。只要是液体就会掀起波浪，因为它会涌动，却从不停歇。我看见那些水波的涌动时才十九岁，我正乘火车到北方大城。我生长在这些沙之波的边缘的一座城市，我猜测有一天这些沙子就会涌到城市里来，用它更大的波浪淹没它，所以我就离开了新疆，穿越了这些沙之波，我到达了北京，我要去那里学习。在穿越那些沙之波时我很恐惧，但后来我们的列车穿越了它，它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了。”

“还有一种波，大波、波霸，这个词从哪里传来的？对，是从南方，是香港传来的。什么是大波？大波就是大乳房姑娘，我听见有人在背后说我是波霸，但过去我不是这样，我喜欢我的乳房。第一次躺在浴盆里洗澡我就要用水覆盖我的身体。我喜欢在饭店工作，它可以使我每天都躲进一套高级客房中很舒服地洗一个澡。我喜欢我的身体，我喜欢水，我喜欢盛水的大理石浴盆，我从来就不喜欢淋浴。”徐天心说。

“那种声波，是的，那种声波也是一种旋律，也是一种节奏，它的涌动与我的情绪相配合，如果这声波令我激动，我的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就张开了，我就会唱得好。声波在空气中传来，扑在我的身体上，使我身体的曲线生动，使我唱得更好。”方可欣说。

“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城市就是一个大海洋，所



有的人都是鱼，都是游动在这大海中的鱼。因此，有些鱼喜欢追逐波浪，有些鱼喜欢逆着波浪前行，而我，我喜欢研究与分析这城市大海，我几乎可以一气看透到海底，看见各种大鱼和小鱼，看见鲨鱼、海豚、金枪鱼、黄鱼及水草。然后我考虑下去捞鱼，我还研究鱼与鱼之间的关系，我是城市海洋的研究者。”胡岚说。

“当然所有的波浪都不如内心的波浪重要，所有的。”梁盈说。“实际上我很孤独，我就一个人测量内心的波浪，我一直一个人生活，白天我在公司设计服装，我把波浪画到草图上，让波浪在每一件衣服上涌动。但我自己，我是说我自己，宁愿测量内心的波浪。一旦这波浪涌动得太剧烈，我就不出门了；一旦这波浪小一些，我想晚上我还可以一个人到酒吧坐一坐，借以排遣孤独。”

“一切都是波浪，这是我发现的，人的一生就是波浪起伏。当然我才二十五岁，我还没有资格谈论人生，但我已经看见我的一生像波浪了，它一定会起伏不定的。我现在离开了乌鲁木齐，带着一个受伤的秘密。我打了胎，这是一个恋爱的结果，我恨他，因为他又爱上别的姑娘了，我决定走得远远的。我真的做到了，我去内地上学，我是军队医院的护士，我说过一切都是波浪，就让我在波浪上行走吧。”

“当水慢慢地淹上我的身体时，我的全身都沉浸在一片莫名的惬意之中，女人的身体是水做的，过去我这么认为，但现在我不这么看。我认为我的身体是一架精美的机器。它高速而又协调地运转着，它总是充满了欲望，它甚至可以吞吃波浪。你要问我最喜欢什么，我想我可能最喜欢银子。银子的闪亮比金子轻柔，我已经有一些银子首饰了。不戴时有时候它们会渐渐变黑，但我喜欢银子。这个



世界要都是银子做的该多好啊！”徐天心想。

“我有时候会在这声波中飞起来。像一张纸那样，左右摇晃着飞起来，这是一种境界，这是歌声的飞动。我最近录制了一张唱片，它叫《物质女孩》。我在舞台上喜欢穿有金属光泽的衣服，让事物显现出光泽来我就喜欢。”方可欣说。

“不过，尽管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海洋，可并不是人人都能捞到点什么，总有空手而归者。我觉得我活得有点儿累，因为我没有必要总是像渔夫一样盯住大海瞧个不停。”胡岚说。“我弄不明白最终我会捞到什么，我能够捞到什么。”

“在酒吧里总有人会来和我搭话，各种各样的男人，有的人一坐下来就说你很孤独，需要一个人陪着。我就跟他聊天，我假装什么也不懂，我眯起眼睛笑着看这些男人，听他与我瞎扯，然后再听他们邀我出去，自然，我会拒绝他。第二天我就再换一个酒吧，因此到最后，这些男人的脸都像橡皮糖一样叠加到一起去了。我就很开心，我听见我体内的波浪在轻微涌动。”梁盈说。

“我从小就喜欢沙子，沙子的细碎和流动使我为之迷醉，沙子的流逝、涌动使我成长，使我看见了时间本身的涌动。我其实喜欢在月光下走出城市，去看那在月光下轻轻涌动的沙丘，在月海中，所有的沙丘都在涌动。真的，这是一片月之大海，它的波浪的神秘涌动使我伤心，使我感到了生命的脆弱。有时候就是在这种月夜我的例会会突如其来地提前来临，像湖泊一样在我的子宫之内涌动。”张丽说。

“银子饰物如果你不戴的话，它真的就会变黑。我喜欢有人送我银饰，银手镯、银耳环、银项圈、银戒指、银



头饰、银发夹与银相框、银制餐具、银匕首……我在酒店的销售部任经理，总是有住酒店的客人会喜欢上我，他们给我送东西，我大都会拒绝，但只要是银制品，我就会非常地喜欢。”徐天心说。

“我踩着声音的波浪行走，我唱我喜欢唱的歌，我的歌都是我写的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，如同波浪都是因为风的带动生成的。那种声波对我的耳膜有一种天然的击打力。声波有长波、中波和短波，也许它同样有微波。声波冲击耳膜，使我们听见声音。因此，我依赖这种声波，我信奉它。”方可欣说。

“可女人天生是柔弱的。”胡岚说。“在城市中女人应该如何生存？女人就如同波浪，易碎、柔和、美丽，但这波浪不可能在空中停留太久，如同女人的容颜，这最容易变老的东西，不可能停留太久。这给了城市女人以严峻的挑战。于是各种各样的女人应运而生。因为说到底，这座城市是男人的城市，每一幢高楼都是男人建造的，大部分汽车司机也是男人。公司和机关领导也大都是男人，服装模特儿是女人，但设计师和观众却大都是男人。城市给女人留下的空间太少，要么是家庭，要么就是工作，城市中留给女人的是海沟、海峡、海滩与海礁。女人要发展自己太难了，如同波浪的易碎，从空中落下来，落进大海，更多的水珠溅起来，水珠融入水，波浪就此消失了。”

“不久前，我刚刚离开了一个男人。我像一股水流在涌动，冲向了岸，但生活之中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在促使我退却。我一眨眼就爱上了他，可我发现我爱错了。他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他甚至还要收回他送给我的一件皮裙。我还给他了，后来我听朋友说，这件皮裙已经是他三次送人又收回的了，他总是送给新交的女友一件皮裙，等到和她分



手了之后再收回去。对我也是这样，这可真叫我恶心。这使得我内心的波浪急躁地涌动了起来。”梁盈说。

“城市之中没有沙丘，看不见沙子的流动是一种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情，”张丽说。“尤其是到了这座北方大城，我更想念西北月光之下的沙丘之海了，但我看不见它。有时候我会在梦中梦见它，可白天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在一所医学院学习了两年半，然后我被分配到了一家军队总医院，管理血库。血库，听上去与武器库、粮库、仓库一样，是个很大的地方，实际上我告诉你，血库是个小地方，储存在那里的血加起来也许只有几水桶那么多，可它仍旧叫血库。我就负责血库的管理。我像个守卫压缩干粮的战地后勤卫士，我就干这个。我还算喜欢这个工作。”

“当我意识到我的身体其实是一个通道时我吓坏了。过去我从来也没这样想过。但现在，我发现我的身体就是一条通道，我饿了，就有食物经过我的身体，我渴了也是如此。当我有了那种需求，我身体的一条通道就会湿润，就会打开，让另一件东西伸进来触碰我身体的秘密。我甚至觉得风可以从我的身体进去，我发现我的身体在渐渐变得麻木与僵硬，变得如同银器一样坚硬，因此我就是喜欢呆在水里，我喜欢被水泡着，让小浪花在我身体上的起伏中推动。”徐天心说。

“我唱《物质女孩》，可我本人是物质女孩吗？什么是物质女孩？我在想这个问题，物质女孩，是一种欲望的容器吗？是嗷嗷叫着扑向各种商品物质与尽情享用的动物种群吗？是浑身被物质包裹与充满的圣诞树吗？是橡皮女人吗？是全金属外壳的女人吗？是夜幕下的消费大军吗？是一种城市钟乳石？是吸血蝙蝠？是男人世界中的苔藓和地衣，是森林中的蘑菇和木耳？是什么？是躲避枪弹的小



鹿，是引颈向天的天鹅？我想不明白，但我唱物质女孩，她们已经出现了，她们像空气一样布满了我们的周围。十八岁以后，我猛地发现我是一个物质女孩，于是我就开始唱这一组《物质女孩》了。”方可欣说。

“在城市中人和人充满了邂逅，今天你认识的人也许在三年以后才有可能重新相逢，如同一段波浪，需要重新积聚起水滴，也要使水滴重新相融，我搞公共关系公司就是要使可以利用的城市人力资源进行再聚合，使它重新发挥出功能。”胡岚说。

“我害怕这座城市，如同害怕海浪，我去过海边，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珠海，这些美丽的城市我都去过，并且在海滩上漫步过。我看见过海浪，它就像是水的手掌，一下又一下地掀起来拍向岸边，我害怕它，我从不下海游泳。我从外地来到这座城市时，不认识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人。我开始想当画家，但后来我发现这有要饿死之虞，于是我就加盟了一家服装设计事务所，设计时装和羊毛衫。我害怕这座城市的原因是在夜里看上去它完全像一头猛兽，在夜间它很有可能把我吃掉。”梁盈说。

“在医院里，你总能闻到一种气味儿，消毒液味儿、纱布味儿和福尔马林溶液气味儿，当然有时候我还能闻见血味儿，别人闻不出来，但是我可以闻出来。这与我管理血库有关系，血的味道是甜的、腥的，而沙子的味道则是涩的，还带一点咸。走在医院的走廊里，一旦我闻见了那种血腥味儿，我就知道又来病人了。他在哪一间病房、他得的是什么病，我大概总能知道。”张丽说。

“我过去并不喜欢银子，也许我将来还会喜欢金子。但我过去最喜欢的是花，是各种各样的花朵，我喜欢极了，花似乎是精神上的，它美丽，易损。实际上花朵



是植物的生殖器官，因此它才这么鲜艳。我觉得我的生殖器官也是美的，它是一朵小巧而幽深的玫瑰花。我喜欢花朵是整个的大学时代，也许那本来就是一个花季。离开大学以后，我就再也不喜欢花了。”徐天心说。

“你们去过酒吧吗？你们去过歌舞厅吗？你们去过演歌台吗？你们去过体育场吗？我总是在这些地方演出，我一步一步由酒吧走向大型歌舞厅，再由歌舞厅走向演歌台；然后是在体育场演唱。我是在上海长大的。这几年上海的建筑像竹节一样拔地而起，它变得越来越像芝加哥了。繁华、忙乱，到处是挣钱的声音。而年轻人白天都拥到摩天大楼与玻璃幕墙后面，到了晚上则充斥在商场、歌舞厅、迪厅、健身房、酒吧里。我觉得我看见了他们的灵魂，整整一代年轻人的灵魂在夜晚的城市上空飘拂，在低低地飘拂。”方可欣说。

“我喜欢看冲浪表演，这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我生活的象征，总是在浪尖上，这种感觉是十分奇妙的，总是在浪尖上，谁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我把生活理解为冲浪。我总是要冲到浪尖上去，但是波浪总是要消逝的，我看见了波浪消逝后，地平线那样的海，以及海面上的太阳。我看见了它，它像是正在被蒸发的一种东西，在变形，在夸张地变形，在水蒸气中消失。”胡岚说。

“不能不说到夜晚，一到夜晚我就会变得忧郁，变得孤单。在这座海洋一样的城市中我租了一间小屋，和那个收走皮裙的男友分手后，我又一个人住了。在这座城市中生活已经三年了。我有一种急切的停泊感。因此，在几个月以前当我在他的房间里认识他时，我有一种停泊感。我想也许我是为他的大电视、真皮沙发、大吊灯和上等地毯所迷住了？我想不是，而是他的居所中的一种氛围，一种



家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使我有依靠感，于是当他邀请我去跳舞的时候，我就答应了他。再后来，再后来我们就同居了。”梁盈说。

“仔细回想起来，我为什么会爱上他？因为他像一头小豹子一样可爱吗？因为他比当时十九岁的我还小一岁吗？因为他那虎虎生气的外表吗？因为他健美壮硕的身体吗？都不是，我想，都不是，而是他为我写的一首诗，他为我写了不少诗，那时候他刚刚从新疆石油技术学校毕业，辞职后办了一家送菜公司和广告公司，一个十八岁就开公司的人！一头可爱的小豹子，他扑向了我，他叫我姐姐。他的目光柔和亲切，他的笑容淳朴生动，他的皮肤黝黑健康，他和我的身体是水中追逐的鱼。我们就同居了。”张丽说。

“什么时候我不再对花朵有兴趣的？是什么时候讨厌起花，这色彩鲜艳的植物的生殖器的？我想是大学毕业的时候，肯定是那个时候。在大学毕业以前，我交了一个男友，他比我高一届，他喜欢唱歌，尽管他是一个电子系学生，但他的男高音唱得好极了。我爱他，我像爱花一样爱他。那时候我们淹没在一种爱的波浪中，那时候我很瘦，而他则喜欢唱歌。他比我早一年来到北京，我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能力把我办进北京。在实习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受政府重用的博士。他在北京一个经济开发区当头儿，他开一辆绿色宝马，我在大学里从来也没有坐过这类轿车。我为了留在北京，答应和他——在他的要求下，我和他过了一夜。他把我办进了北京。从那一晚上起，我就不再喜欢花了，我就不再喜欢那种易碎的、虚幻的花的生殖器了。我恨我自己，我把我自己心中的花给折了，我哭了。我主动与男友提出了分手，我想我的男友，



我的好男友他永远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但我对不起他，我讨厌自己，我进入了这座城市，我要开始另一种生活了，一种不同于校园的生活。这生活是复杂而又严峻的，它在我刚刚进入就给我上了一课。”徐天心说。

“我看见那些声波在刺穿着我的耳膜。嘿，我说过我录了一张唱盘，而过去我是一个调酒师，我在一家美国风格的‘星期五餐厅’当调酒师，据说这家连锁餐厅是专门开给女孩子，由女孩子或女士约男士吃饭的地方。我当调酒师是在大学三年级的事，我毕业于一家外语学院，我调剂各种鸡尾酒，我的耳边整天都响着外国音乐，我听熟了，我也唱熟了，于是我学了几首歌，我试着唱了几首，很好。我的歌是为了哀悼我的女友的爱情的，因为她的男友去了美国，再也没有了音讯，后来我不再做调酒师，我开始唱歌了。”方可欣说。

“我不知道应该从哪里来讲我的故事。我的故事极其简单，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，我长大了。那时候我的牙齿有点儿黑，我长得一点儿也不漂亮。后来我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编导系，然后我在一家电视台工作。我有一个男友，我们分分合合有六年之久。就在我毕业后一年左右，他突然继承了香港一个死去的叔叔的遗产，全是留给他的，大约有几千万港币，我想我肯定不是因为这些钱和他结婚的。但我们结婚了。然后他开始做生意，做贸易，四处奔波，我们买了两辆车，两套公寓，一栋别墅，我在家守着空荡荡的房子，像个守墓人。我给他生了个孩子以后，觉得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，因此我就开了这家公关关系公司。”胡岚说。

“我就和他同居了。”梁盈说。“有一天，那大约是在我们同居三个月之后，我提出来要嫁给他。他笑了笑，他



说：‘好呀，不过，我想去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，一旦你和我离婚了，你就什么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。’我听了一下子呆住了。我想我爱上他了，我是出于爱才要和他结婚的，我并不贪图他的钱，我能理解别人去进行婚前财产登记，但是我不行，我受到了屈辱，我觉得他爱我并不深。我就走了，我走了，我不想见到他。后来他托人来要那件皮裙子，我淡淡地笑了笑，就把裙子交给了那人。那天我伤心得呕吐了半天。我病了，病得很重，我一个人躺在屋子里，听着外面阔大而又喧嚣的城市在转动，我却不能动，发烧、吃药，我一个人在床上躺了三天。我知道如果我死在这间屋子里是没有人来给我收尸的，我就坚持着扛了过来，我品尝了生活中的灰烬。”

“我们大约同居了一年，这期间也有反叛家庭的意味。我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行长，因此，我衣食无忧，从小就很顺利，这使我的性格乖戾、脾气暴躁，我很少有喜欢的男孩。可当有一天在医院里我救治他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就为他的某种气质所吸引。他是被人打的，他刚刚工作就把工作辞了，一个人出来自己开公司，他那种虎虎生气叫我着迷。但我猜也许和他在一起是我们的灾难，但那时候我已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们租住了一间很旧的楼房，就在那间楼房里同居了。”张丽说。

“我出卖了自己一次，生平第一次出卖了自己，这一年我只有十八岁。我想我虽然出卖了自己，我的性格中、人生态度之中也一定有要出卖自己的逻辑，我得符合逻辑才行。在大学里我很瘦，看上去像一根豆芽菜，有一小点儿像林黛玉，我那会儿胸部很平。但后来，这一切都变了，我突然明白我不是属于精神的，我是属于物质的，属于豪华酒店、高档写字楼、名牌名店和小轿车的。我应该过另



一种生活，我既然已经出卖了自己一次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多卖几次？但我要卖得机智、卖得巧妙，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。这是交换的原则，这是交换的时代。”徐天心说。

“那绝对是一种狂迷，那是对声波的狂迷，那是一种瘾，那是宣泄，是表达的痛快，是肉体的愉悦，我在唱歌的时候就像在吸毒一样。在迪厅里有人兜售一种叫摇头丸的毒品，很多人都在那里摇着头，只有我在唱歌，在唱《物质女孩》，为的是给那帮子沉湎于酒吧和声像文化的小男孩一点告诫。”方可欣说。

“结婚以后我大约过了有两年的与世隔绝的日子。我们把在市区买的一套房子租出去了，我们住到了郊区的别墅里。这是一片未开发完的别墅区，有三分之二，约两百栋别墅都没有灯光。我住在这里，和一个丑保姆在一起，先生在家，我有时候也做饭，先生倘若要出门都是我给他打的领带，选好了衬衣、西服和皮鞋。当我怀孕了以后，我就呆在家中，哪里也不去。有时候我去买花和蔬菜，以及日用品，我才开着车出去一下。我守在静静的墓穴里，感到自己像某种陪葬品，也就是说，我陪丈夫一起下葬了，下葬到这座离城区二十公里，周围一片漆黑的墓穴别墅里了。”胡岚说。

“一个人面对城市如同一个人面对大海，我病了好几天，病好了之后，我放弃了要当画家的梦想，因为如果不先挣到饭钱我就会被饿死。在城市中，不论男女你必须先得有一门手艺，你才有了一把打开城市的钥匙，我想我学的就是工艺美术，我为什么不先从设计广告图案开始呢？于是我就开始干了。我应聘到一家服装设计公司，我成了一个时装人。”梁盈说。